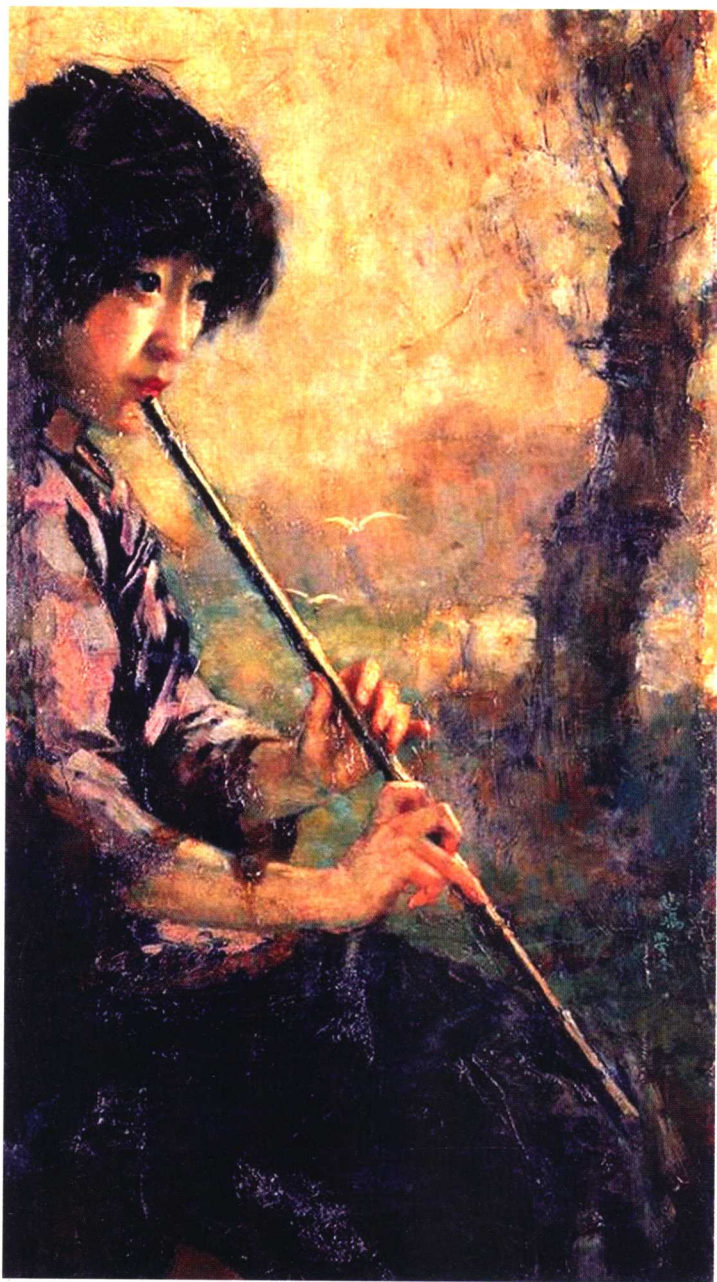


蒋碧微回忆录

下

我与张道藩

蒋碧微——著



在传统与自由之间挣扎、行走在婚姻与爱情的边缘

民国才女蒋碧微与著名画家徐悲鸿和国民党高官张道藩之间的爱情传奇

风靡海峡两岸数十年，一部女性追求心灵自由与解放的史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蒋碧微回忆录

下

我与张道藩

蒋碧微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蒋碧微回忆录 / 蒋碧微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5675 - 2564 - 1

I. ①蒋… II. ①蒋… III. ①蒋碧微 (1899 ~ 1978)
—回忆录 IV. ①K828.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9922 号

蒋碧微回忆录

著 者 蒋碧微
项目编辑 许 静 储德天
特约编辑 邱承辉
审读编辑 王国红
封面设计 吕彦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电话 021 - 62869887 (邮购)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37.5
字 数 6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 - 7 - 5675 - 2564 - 1/K. 411
定 价 78.00 (全二册)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七喜图（徐悲鸿，1942年）

楔 子

.....

为什么她爱我而我不爱她，我却无法启齿向她直说：“我不爱你。”

为什么我深爱一个女子，我却不敢拿出英雄气概，去向她说：“我爱你。”

为什么我早有相爱的人，偏会被她将我的心分了去？

为什么我明明知道我若爱她，将使我和她同陷痛苦，而我总去想她？

为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她对我是否也有同等的感情，我就爱她？

为什么理智一向都能压制的我，如今离开了她，感情反而控制不住了？

为什么我明知她即使爱我，这种爱情也必然是痛苦万分，永无结果的，而我却始终不能忘怀她？

——你不必问她是谁？也无需想她是谁？如果你对我的问题觉得有兴趣，请你加以思考，并且请你指教、解答和安慰；以你心里的猜度，假如我拿出英雄气概，去向她说：“我爱你。”她会怎么样？假如我直接去问她：“我爱你，你爱不爱？”她又会如何回答我？

张道藩

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于意大利佛罗伦萨

你说的她，我既不知道是谁，当然不能正确地解答你的问题；因此这儿是我心里的猜度——

1. 你虽然不爱她，但你对她总有知己之感，你不肯向她直说“我不爱你”，是你不愿意使她难堪。

2. 并不是你缺乏英雄气概，并不是你不敢向她倾诉“我爱你”；而是由于你早已想到此爱唯有痛苦，永无结果，因此极力压制，免生是非。

3. 以我看来，你原先的爱，热度还嫌不够；因为我敢断言：爱到极点，决不是任何第三者可移情分心的。

4. 明知你若爱她，两人必将同陷痛苦，而你却偏要想她？——事实上，天下能有几个人可以见得到而又做得到？同时，人生趋向，总爱往难路上走，因此世界才有进步，倘若知道有痛苦，就可以不想；晓得不成功，就可以不做，岂非天下从此无事了么？

5. 我要反问你，为什么你爱了一个人，一定要知道她对你的感情如何？譬如你爱一花一物，难道也要晓得这物爱你不爱么？

6. 相见时理智可以控制自己，离开了反而感情泛滥；那是因为她对你的态度与他人无异，或者因此使你镇定；现在离开了她，你单方面的想像太多，所以使你头脑糊涂，压不住了。

7. 即令如你所说，这种爱情必然痛苦万分永无结果；然而为爱情所受的痛苦，也可以说是乐趣，于是明知故犯，这是人之常情。

至于你要我猜度，假如你向她说：“我爱你，你爱不爱？”她会怎样回答你？我既不是她，怎能知道她的心理？不过你既然这么爱她，对于她的性格和为人，你一定深切了解，那么将会怎样回答你，至少也该晓得个十之八九，又何必叫我来胡乱猜度？至于你说她会扰乱你的心神，你难道不能想个方法，不为她动心么？我倒劝你把她忘了，但不知你能否做得到？

我写信给你，如果对你有害，我便从此搁笔。一切等你回来面谈，望你珍重，并且自爱！

蒋碧微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于法国巴黎

目 录

CONTENTS

我与张道藩

楔子 001

我与张道藩 001

1 (001) 2 (002) 3 (006) 4 (007) 5 (009) 6 (011)
7 (012) 8 (015) 9 (019) 10 (022) 11 (025) 12 (028)
13 (031) 14 (035) 15 (037) 16 (040) 17 (045) 18 (049)
19 (053) 20 (066) 21 (070) 22 (072) 23 (077) 24 (079)
25 (084) 26 (091) 27 (094) 28 (098) 29 (101) 30 (105)
31 (109) 32 (112) 33 (118) 34 (124) 35 (130) 36 (132)
37 (136) 38 (140) 39 (146) 40 (150) 41 (153) 42 (156)
43 (165) 44 (168) 45 (174) 46 (176) 47 (183) 48 (187)
49 (192) 50 (194) 51 (196) 52 (198) 53 (200) 54 (202)
55 (204) 56 (205) 57 (207) 58 (209) 59 (212) 60 (214)
61 (216) 62 (218) 63 (221) 64 (223) 65 (226) 66 (229)
67 (231) 68 (234) 69 (237) 70 (240) 71 (242) 72 (243)
73 (246) 74 (254) 75 (256) 76 (259) 77 (260) 78 (261)
79 (263) 80 (267) 81 (272) 82 (277) 83 (280) 84 (282)
85 (285) 86 (287) 87 (289) 88 (294) 89 (300) 90 (302)
91 (307) 92 (309) 93 (320) 94 (326) 95 (333) 96 (334)
97 (337) 98 (343)

后记 348

放下笔，视线落在窗外天际，巴黎的黄昏，氤氲苍茫，总是带给人们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我在那云霞深处，仿佛看到远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道藩。他面容清癯，身体显得有点单薄，一对炯炯有神的眸子，闪烁着智慧过人的光芒，神情在谦和中流露几分严肃。我一向把他当作最忠实可靠的朋友，我们之间的称呼是二嫂和三弟。接到了他突如其来的那封信，我必须承认，我很惊愕。我从来不曾想到，他竟会这样的热情与大胆，他不是刚在巴黎和素珊订了婚吗？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忧悒和怅惘在向心头凝集，但愿它能早些化解吧，因为我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我无意再尝爱情的苦蜜，像营营的山蜂错憩在黄莲的小白花山上。已逝的二十八年岁月里，我曾在爱之波涛里浮沉了九年。一九一七年，我以江南的古老世家一个订过婚的少女，和一位醉心艺术的画家私自出走，逃到日本、北京、巴黎，终于发现我丈夫的心力，全部专注于他所热爱的艺术上面，我无法分润一丝一毫，既得不到温暖，也得不到照顾，然而基于我的性格和教养，却使我安于做他忠诚尽责的妻子。

天际的云霭层层加深，室内的光线渐渐减弱，周围静悄悄的，寂寞深锁着我。回忆一九二二年在柏林，第一次和道藩的相见，是他到我们的寓所来拜访，他告诉我们，他在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美术部学画。乘假期之便来游德国，当他到达柏林后，听说有一位中国画家徐悲鸿也在此地，所以他特来拜访，希望结交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第二次见面，是悲鸿带我去回拜他，在他和傅斯年先生合租的房子里，有着很好的陈设和舒适的布置，起居室地上还铺了一幅猩红的地毯——“那一天你曾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记得吗？”若干年后，他曾回味无穷地对我说：“你穿的是一件鲜艳而别致的洋装。上衣是大红色底，灰黄的花，长裙是灰黄色底，大红的。你站在那红地毯上，亭亭玉立，风姿绰约，显得多么的雍容华贵，啊！那真是一幅绝妙的图画。”

当时，我静静地听着，报他以表示谢意的一笑。是的，我应该感谢他的恭

维，但我绝没有想到他会有什么用意。在国外住了八九年，以女性的优越地位，我听过各式各样的赞美，甚至于一位中国同学说：“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到外国来，真为我们中国人增光。”

是的，我在外国曾是一群男同学中的天之骄女，我参加他们的聚会，参加他们的谈天，我和他们同样地放言高论，朋友们对于我的关心和爱护，简直把我宠坏了。除了在悲鸿面前，无论言谈举止或者是在潜意识里，我从不曾以女性自居。

一九二四年，道藩从伦敦完成学业来到巴黎，再进法国最高艺术学校深造，他在拉丁区的小旅馆里租了一个套房。徐志摩也到巴黎来了，朋友们热烈欢迎他。吃过晚饭，我们在道藩的房间里打麻将，一打就是通宵达旦，直到晨光熹微，牌局结束，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顺势往沙发上一坐，迷迷糊糊地竟会睡着了。等我一觉醒来，发现整个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房门关着，阒静无声。后来我才知道，道藩送走了朋友以后见我睡在沙发上面，他踟躇踟躇，坐立不安，为了避嫌，他悄悄地溜了出去，到卢森堡公园散步……

“笃！笃！”

房门上响起轻微的敲击，将我从沉思中惊醒。望望铅黯的天色，我知道这是房东太太来请我用餐了。匆匆地把回信封好，贴上邮票，准备在饭后顺便投邮。然后，我徐徐地站起，步下楼梯，走向饭厅。

2

这时候是一九二六年的早春，悲鸿正在新加坡埋头作画，筹措我们继续留法的生活费用。早在一九一九年，我和悲鸿是靠一份官费，到法国来苦学度日，我们曾撑过无数濒临饥饿边缘的日子。想不到撑到一九二五年，官费受了国内政局的影响，宣告断绝，这使我们沦于山穷水尽的地步。在这种情形下，只好由悲鸿去新加坡设法筹款，我一个人暂时留在巴黎，为了节省开支，换租了一间供应膳食的小房，将生活水平尽量地降低。

朋友们照拂我十分周到，道藩是其中最热心的一位。那时候谢寿康、刘纪文、邵洵美、道藩和我几乎每天见面，因为在此以前我们组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天狗会”，一个规章奇特而情谊挚切的小小集团。会员兄弟相称，谢寿康

是老大，徐悲鸿行二，张道藩居三，邵洵美排四，此外还有一些重要分子，譬如孙佩苍是军师，郭子杰是“天狗会”行走，我这唯一的女性，荣衔是“压寨夫人”。

道藩在天狗会的朋友中最重感情，最慷慨，他的经济状况也比较好，于是他常常会钞请客。他一向在中国饭馆包饭，和饭馆老板攀上了交情，有钱付现，没钱挂账。我们是他的好朋友，必要的时候，当然也可以利用他那块金字招牌。

他是那么忠实可靠，热情洋溢，乐于助人，悲鸿不在我的身边，他确曾帮过我很多忙，我对他寄予无比信任，常常请他充任我的男伴。一位研究东方文化的法籍白俄玛库力埃斯，为了举办“东方民族游艺会”，邀请我担任招待。事前他请客，问我想邀哪位男士作伴时，我毫不犹豫地说出张道藩的名字。

为什么他会忽然从佛罗伦萨写来这样的一封信？给我带来莫大的震惊和困扰？他在信里提出了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便隐含着一桩动人的故事——

道藩始终没有对那位“她”说出“我不爱你”这句话，但是他却表现了坚定的毅力与决心。我常想：处理这桩恋爱事件，如果说他是挥慧剑，斩情丝，应该并不为过——问题中的她是魏小姐，湖南人，“她”和她的同乡胡小姐，一同住在拉丁区的旅馆里，道藩的住处和她们相距不远，看她们寂寞孤单，常陪她们出去吃顿中国饭，看场电影。三人行中渐渐地有人起了感情变化，湘女多情，魏小姐热烈地爱上了道藩。

可惜她不知道，道藩自己正陷入复杂微妙的感情苦恼之中。

那就是他信上所说的第二个问题了。

我也是接信以后方始恍然大悟，道藩所深爱的那位女士，竟会是我自己。

独坐窗前，仰脸眺望天空中的星星和月亮，我又一次深沉叹息。

复杂微妙的感情和纠缠不清的苦恼；进入最严重的时期，道藩偏又身不由己，卷入了第三个爱之旋涡。

素姗，天真活泼，纯洁得像一张白纸的法国少女，她是一位公务员的女儿，父母双全，有一个姊姊。在巴黎，舞厅是高尚正当的交际场所，不设舞女，待字闺中的女郎，常由母亲陪伴到舞厅，希望能在这儿邂逅如意郎君，青年男士可以向她们请舞。道藩就这样结识了可爱的素姗，他们的感情进展很快，朋友们都为道藩高兴，认为他俩是一对理想的情侣。

可是恋爱期中的道藩，却经常愁眉深锁，郁郁寡欢，他变得沉默，忧悒而带

几分迷惘。我们不懂他为什么这样反常。另一方面，热情如火的魏小姐已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她的表情是愤懑和激越，她甚至采取了行动。我忆起了在麦兰发生的滑稽可笑的那一幕——

麦兰，是巴黎附近一处美丽的小市镇，平畴万里，禾浪飘香。一九二五年的夏天，悲鸿，我，还有另一位四川籍的李琦小姐，我们三个人结伴到麦兰歇夏。不久，道藩也来了，素珊母女和他同行。在直耸云天的树林前，有青葱柔软的草地。素珊和她母亲闲闲地憩坐，道藩支起画架来写生，人和景，构成曼妙的画面。我一再提醒悲鸿和李琦，让我们避得远远的，不要打扰了他们的静趣。

宁谧地过了几天，魏小姐气冲冲地从巴黎赶来，了解他们的“问题”，我们不免要为道藩捏一把汗，道藩的麦兰之旅真是太不愉快了。表面上虽然没有闹出什么事情，但是周旋于两位女士之间，也只有道藩才能发挥他的肆应长才。

“魏曾经主动地吻我。”

回到巴黎以后，有一次道藩快快地说。那是在魏小姐房间里，她一时情感冲动，奔过去吻了他。——我们跟他开玩笑，是什么滋味？他苦笑着摇摇头说：

“我始终保持理智，并且告诉她说，我们是绝对不能结合的，因为——”他强调说：“我一生中不可能只爱一个女人。”

他为什么说得那样肯定？当时我困惑，如今我却懂得了；道藩的信上不是写得很明白吗？——为什么我深爱一位女士，我却不敢拿出英雄气概，向她说：“我爱你！”

道藩很坦然地叙述他和魏分手时的情形，就在那一天，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然后回身就走。魏追过来拉住他，道藩着急了，用力把魏推开，仓猝地夺门而出。魏伤心欲绝地伏在地上痛哭，房门在道藩身后轻轻地阖上。隔着那扇门，他站停了脚步，听到她悲恸的哭声，——一阵犹疑彷徨，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去。

为什么我早有相爱的人，偏会被她将我的心分了去？

我几乎能够听得见他这种无可奈何的呐喊，那是他内心的呼声，这个“她”是谁？居然就是我。素珊知道了该会多么伤心？她以为得到道藩完整的爱，实际上她仅只占了一部分。其余的部分呢，我反复的思考，啊！我的立场是不容动摇的，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如今回想起来，难怪道藩的订婚显得那么勉强，他是由朋友代替他去求婚

的。朋友们看他太忧郁了，太消沉了，开始为他担心，天狗会的老大谢寿康一再追问他，是不是他和素珊的感情受了挫折？他用惯常的表情回答，摇头苦笑。老大自告奋勇，表示愿意代他到素珊家里去求婚。逼得急了，有一次他脸上出现慷慨壮烈的表情，他庄严地向谢老大点了头。啊！现在我才明白，原来他是为了避免无法解脱的烦恼，决心用形式上的婚姻，驱除他内心对我的爱慕。是的，在他看来，这是一次牺牲。处在当时的环境里，他不得不做这样的牺牲，因为我是悲鸿的妻子，而悲鸿却是他的二哥，他一直都在叫我二嫂的。

谢寿康代表道藩，到素珊家里去求婚。这位未来的外交家果然不辱使命，办成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外事交涉，素珊和她的父母都答应了。连我在内，大家兴高采烈地帮助他筹备婚礼，典礼是在巴黎最负盛名的中国饭店杏花楼隆重举行的。在那里我还以好友的身份，在他们的订婚宴席上向他们敬酒，祝福。

我懂了，看过道藩的信以后我懂了，道藩在他的订婚宴上醉酒失态，果然那是他内心苦闷的一次发泄。想起那一晚他不断地轰饮，大醉，狂歌，乱舞，使他的岳父连连地皱眉，叹气。我们以为那是他快乐欢欣的流露，谁知道他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啊，我心头涌起无端的烦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情发生呢？道藩，我真为你担心，痛苦将如一面无形的巨网，永远永远地笼罩缠绕着你呢？你将如何挣扎？如何解脱？

我祷祝上苍，愿我们早早恢复从前纯洁而正常的友谊，我愿道藩赶快想一方法，不再为我动情；或者是，赶快把我忘记！

在我这间三层楼上的小房里，那架租来的钢琴上如今是空无一物，然而脑海里却出现了一幅色调生动和谐的画面：就在钢琴的顶端，曾经有过一只朱砂的花瓶，插了几枝芬芳馥郁的白玫瑰。这幅回忆中的画面使我无法不想到道藩。那一天，我到他的住处，看见他房里有那么一个殷红可爱的朱砂瓶，我盯视着它说：

“这个瓶子真好看。”

“是一位朋友寄存在我这里的。”他说。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借用它几天。”

于是，他很快就把它送来了。双手捧着插好玫瑰花的红瓶，神情是那么样的虔诚和庄重，当我想到他曾捧着瓶与花走过大街小巷，步上曲折的楼梯，一直送到我的房里。我承认，我无法不为之感动，——每一件与我有关的事情，他总处理得如此周到，充分表现出他对我的恳挚。

3

我很忙了。

因为玛库力埃斯举办的民族游艺会，早就通知过我，游艺会的主要节目是交际舞。

我不会跳舞同时我也没有合适的舞衣。悲鸿回国以前，由于他对生活从不过问，对家务向来不理，我要管家，要烹饪，要洗衣打扫，还要学音乐，练提琴，忙得喘不过气，因此我没有工夫学跳舞，参加交际应酬。他一走，我就轻松多了，为了应付迫在眉睫的难题，我每天到跳舞学校去临时抱佛脚，学几种舞步。此外，我还要做一件晚礼服，我买了水红色的绸料，由李琦小姐和袁浚昌太太帮助我。我们三个人通力合作，缝制了一套中国式的短袄长裙，衣服和裙子的边缘，钉上了闪闪发光的珠钻花边。

于是我参加了一次热烈狂欢的晚会，衣香发影，冠盖云集，我们跳舞，谈天，通宵达旦，尽兴而散。休息够了以后，我写信给道藩，告诉他那一夜的盛况，因为他如果不是要去意大利观摩名画，凭吊古迹，他也会出席这一次盛会的。

我学会了跳舞，邀请便纷纷而来。我仿佛转移到一个新的境界，现在不闻厨房的油烟味，不见成堆的脏衣服，代替的是华丽宽敞的厅堂，悠扬动人的音乐，鲜花美酒，以及男士们的赞美和阿谀。

一天早晨，我在房门口的地面上发现了一封信，捡起来拆看后，觉得很惊异，因为那是玛库力埃斯写给我的。他想邀我去同看一场电影，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应付，拿着信去找老大谢寿康，他看完信后便沉下了脸，神情紧张地说：

“这怎么可以？”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写封回信给他，告诉他你没有时间，无法奉陪，而且，从此以后请他不必再来找你。”

我立刻照办，与此同时，我暗暗地下定决心，以后尽量减少交际应酬的次数。

道藩从意大利回到巴黎，不久便乘船回国去了。我希望他永久保持宁静的心情，而我，也因此如释重负，舒了一口气。如今，总算是一切恢复正常。

悲鸿回国不久，我生了一场病，进医院割除盲肠，开刀后，整日不停地呕吐，一连十几天不进饮食。据医生说我是怀孕了，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时期，再回到寓所卧床休养，朋友们虽然热忱地予我照料，但是客中染病，实在是太痛苦了，而且既已有了身孕，还是赶快回国的好。于是我写信告诉悲鸿，请他寄旅费来，让我回国。悲鸿回信同意了 my 要求，可是他寄来的旅费不够，等我在上海教书的父亲再寄了三百元法币，我才押运着大件小件的行李，从巴黎经过马赛，搭上远航东方的法国客轮，——一次孤单而遥远的海上旅程。

到新加坡，我深切地体验了失望的滋味，悲鸿早就和我约定，他将在新加坡等我的船到，然后一同回国。我把“一同回国”看得相当重要，因为十年前我和他悄然地离家出走，曾使我的父母受尽了冷讽热嘲，以及困扰和打击。在欧洲一住八年，悲鸿在艺术造诣上已经有所成就，虽然还谈不上什么载誉归国，但是，两个人一道回家，多少可以冲淡一些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和讥诮”。因此我在船抵新加坡时，一直站在甲板上凭栏眺望——咦？我怎么找来找去看不到他呢？

一会儿，好友黄曼士夫妇挤上船来接我，递给我一封悲鸿的留书。啊，原来他等不及了，他已经先回上海去了，理由是为布置一个新家。

我仍还是独自一人到达上海，却在一个月以后才搬进去。我的父母弟弟和悲鸿的弟弟，一齐搬来和我们同住。起初生活过得很不安定，并且还欠了债。后来，悲鸿出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我们才算有了固定的收入。就在这年年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我的儿子伯阳诞生，结婚十年，才做母亲，我把全部精神和心力，都搁在孩子的身上。

4

一九二八年春天，记得是四月一日，悲鸿在南京上课，我还住在上海。上午收到他简短的来信，说是道藩要接素珊到中国来结婚，请我在上海设法，筹寄一千块钱给素珊做旅费。看完信我真是高兴极了，道藩又以行动驱除了我残余的疑虑。他和素珊的结合，将使他内心那隐秘的苦恋弥于无形。我当天吃过午饭立刻出动，以两小时的时间圆满完成任务，把素珊的旅费汇出，并且写信告诉道藩说：

今晨得鸿书，令吾速集资电寄珊，饭后立即奔走，至二时许，款已汇出矣。今将汇据及账单附上。昨得浚昌兄书，言大哥返国之意似又动摇，不识究属何心？岂真欲老死法国欤？可恨可叹！闻杰已返川，在沪时竟未一尽地主之谊，甚疚于心。时已不早，恕不多书。

碧 微

杰是天狗会老友郭有守，他号子杰。

暑假，我和悲鸿带着孩子，应福建教育厅长，老朋友黄孟圭的邀约，乘船往游榕城。前后逗留了两个多月，悲鸿画了几幅巨画，得到了一笔足够偿还债务的润资。

当我们正在遨游八闽山水，八月间，素珊和旅法旧友沈宜甲同行，循海道抵达上海。九月二日，道藩和她在上海沧洲饭店举行婚礼。我们无法躬逢其盛，可是我曾虔诚地默祷他们永远快乐幸福。

倦游归来，悲鸿仍旧到中大教书。不久他感到两地奔波太不方便，于是我们决定搬到南京去住。中央大学在石婆婆巷给我们准备了两间宿舍。

回国以后弃画从政的道藩，春风得意，仕途顺遂，这时他已荣任南京市政府的主任秘书了。

在下火车站，张主任秘书笑容满面地在欢迎我们。这是和他自从巴黎分别以来的第一次相见，我欣然发现他的神情举止已经有了显著的转变，在潇洒中有其凝重的一面，眉宇间洋溢着爽飒的英气，谈吐中充分流露出睿智与机敏。他服饰高雅，风度翩翩，已经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政治家了。

旧友重逢，分外亲切，他请我们吃饭，席间谈起了别后种种，他生动而详尽地为我们叙述一件往事。那是在一九二七年，当他奉派到贵州去推行党务，筹组贵州省党部的时候，由于工作进展的神速，引起当地军阀贵州省主席周西成的猜忌，强迫他们交出和中央通信时所用的密电码。他们誓死不从，于是被周西成下令逮捕，在监狱里饱受残酷的毒刑，而且被视作待决的死囚，他的健康因而受到严重的损害。后来送进了医院，一面治疗，一面软禁，他却在最后关头运用机智设法逃出。一路上历经艰辛危难，总算苍天庇佑，使他逃离了虎口。

这个摄人心魄的故事，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密电码”电影，那是根据他的原著拍摄的。

我和悲鸿听了这一段惊险的往事，不禁为之动容，于是举杯向他致敬，他扬

声大笑，满满地干了一杯。

以后，他的工作很忙，悲鸿也忙着教书作画，我要持家带领孩子，所以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但是无论我和悲鸿有什么事情，他总是非常热心地帮忙。好极了！我暗自庆幸，他终于用强有力的理智克制了易于泛滥的感情，我们又恢复了原先的友谊。

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带着素珊到了青岛，就任青岛大学教育长。后来再到浙江杭州，出长浙江省教育厅。他的生活应该过得幸福而快乐的。

然而，散播灾祸的魔鬼却正在我自己的头顶盘旋。那时候我和悲鸿都已步入中年，他的绘画艺术正在他一生中颠峰状态，他声誉鹊起，交游广阔，同时我们又有了一对活泼可爱的儿女。女儿丽丽在儿子伯阳两岁的时候降生。正当我以为苦尽甘来，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美满理想的家庭与人生时，噩运突然来临，悲鸿告诉我，他和他的一個女学生孙韵君，已经发生了不正常的感情。

阴霾迅速地积聚在我受创的心头，怀着被弃的悲恸情绪，我泪眼旁观悲鸿的行动越来越超逸常轨。

为了顾全他的名誉，并且由于我自己好胜的本性，我在人前强颜欢笑，竭力地隐瞒事实真相，暗地里却时常望着两个无辜的孩子伤心落泪，我悄声地向他们说：“我们的家快毁了！”

这句话竟然不幸而言中。有一天悲鸿居然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家。他带走了简单的行李，一个人跑到上海。写了一封信通知我说：他将每个月付我两百块钱，一直付到一万元为止。付足了一万元以后又怎么样呢？他写着：“总之你也在外十年，应能自立。”

感情纠纷的消息渐渐地传开，起先是亲友们知道，后来传到了学校、社会，报上经常有绘声绘影的新闻，我的痛苦也在与日俱增。

5

一九三三年，悲鸿准备到法国去，举行“近代中国美术展览会”，我由于冀望尽最后的努力，弥补我们已濒临破裂的感情，我表示愿意陪他同行。悲鸿没有意见，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缺乏处理事务的能力，他在这次漫长的旅途中毕竟也还需要我的助力。

这次以二十个月的光阴，我们遍历欧洲每一个重要的国家，法、英、荷、比、意、德、希腊与土耳其，最后我们到达了苏联，归国的行程是取道西伯利亚，经海参崴、日本而回到上海。父母关切地问我：这次长程旅行，对于我们已濒破裂的感情是不是有所裨益？我唯有黯然地一笑，裨益？几等于零，相反的，悲鸿的弱点却在尽情地暴露。他瞒着我仍和孙韵君信函往来，在巴黎的时候他甚至无故生妒地把我关在门外一夜……那许多令人愤恨的事情我不愿告诉父母亲，我想起不知是谁说的一句至理名言：“情侣们由于误解而结合，基于了解而仳离。”横亘在我和悲鸿之间的，已经由丝丝的缝隙浸润而成宽深的鸿沟，我看不出有什么重圆的征兆，或者是和好的契机。

果然，悲鸿和我的距离越来越远，行为表现更是极端任性，绝顶荒诞。他开始弃妻子儿女于不顾，除掉回家睡觉而外，整天都在中大，不是上课，就是画画。到了一九三六年前后，我们两夫妻由于情绪恶劣，常常争吵。有一次，悲鸿所说的话伤害了我的自尊，我忍无可忍，一怒离家。道藩和谢大哥得到消息，大为着急，四处奔走寻觅。悲鸿反而像个没事人似的，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仿佛他正希望我这样离开家庭。

在袁浚昌夫妇的家里，道藩终于找到了我，他苦口婆心地劝我回去，他说我纵使不能忍受悲鸿的无理，也得为两个孩子着想。他一向有说服别人的口才，而且也是一位雄辩滔滔的天才演说家。可是我很抱歉，我内心所受的刺激太深，尤其当时的情势也无法立刻转圜，我感激他的好意，但我仍然坚持再在袁家住几天，以便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让我平复一下这颗创痕累累的心。

“你不应该这样不告而别，”他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万一你非要离开家庭不可，你也得跟他把话说明白，否则他不是可以说你不负家庭责任吗？”

当时我正在气头上，没有体会到他这几句话里的深意，我未加思考，愤愤地说：

“我要走就走，用不着向谁报告！”

“我今天真是倒霉，”他叹口气说：“忙乱了一天不提，还得两面受气。”

我有些愧意，深湛地望他一眼。

第二天早晨我和袁太太同车到了上海，住在父亲那里。离开了南京，离开了那个充满痛苦、支离破碎的家，我的心境渐渐平静。思前想后，悲鸿遗弃家庭的意图已很明显，往后还有久远漫长的岁月，我们母子三人将来怎样生活呢？突然，一个意念闪入我的脑中，我想起了道藩。朋友中要算他最有成就，他有力量帮我的忙。我拿起笔，匆匆地给他写了一封信。